

美文中的原味生活

□蔡蓓芯

时近六月，我赶着把课文都上完，每天嚷着要进入复习阶段，学生则不时提醒我：老师，还有一篇，还有一篇没上呢。

我当然知道，六个单元中独剩一篇汪曾祺的《端午的鸭蛋》，我固执地非得等到端午节来临的那一天才端出这道菜。

我实在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师，一册书三十篇课文，虽每每告诫自己要雨露均沾，但总会免不了带上浓厚的个人喜好色彩，存那么一点点小私心，多留些时间给自己心仪的某些作家的作品。

譬如文坛男神苏轼，每有他的作品，我都会莫名地兴奋，一两课时的内容，题外话却滔滔不绝，一路铺展开去没完没了。讲文学大家的苏东坡，更喜欢讲美食大家的苏东坡：“碧饮筒”的文艺范，“东坡肉”的家常普及，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自在，还有冒死吃河豚的勇气；讲他的豪放、豁达，更喜欢讲他的柔情与婉约；他的趣闻他的轶事他的典故……直讲到有女生目露钦慕，有男生心生向往，不少人频频点头附议才觉得有满足感。

前几年，我在本地博客上写了一篇有关他的文章，引来许多跟帖，都言自己是苏东坡的粉丝。我这么几乎以一个粉丝的心态来上一节课，和分数无关，只想让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知道生活原来还可以这么过。

作为一个曾经的女文青和吃货，汪老自然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。上课之前我执意要找一张他的照片。记得曾在一本杂志中看到过他的一张黑白照，比较接近心目中的形象：花白头发，普通的衬衣长裤，却围一条卡通围裙，高挽袖子，手上正端着一盘菜，一脸平和的微笑。好像正在招呼你“来来，多吃点”，非常家常的

一个老头。而他的作品，于缭绕的烟火气中带着诗意，很容易让人走近乃至亲近。他写“宋朝人的吃喝”，其中有个情景印象深刻，他说唐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大吃大喝，并以五代顾闳中所绘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为证，他写道：有一碗颜色是鲜红的，很惹眼，用放大镜细看，不过是几个带蒂的柿子。看到这些文字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就冒出一老头举箸伏案的画面，想象他眉头微蹙细细审视及至一时惊诧失望的神情，不由使人忍俊不禁，同时又感喟于他那种对自己所喜之事的较真细致。

他的文字，不见得有大的真知灼见，却原汁原味，幽默而鲜活，同时又充满了生活的智慧趣味，读来有种娓娓道来的从容悠闲，不仅口齿生香，而且不时会让人露出会心一笑。我特别高兴看到他还专门写到了我们宁波的醉蟹，称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，我看了简直要感激涕零。要知道，这醉蟹差不多和臭冬瓜之流一样“臭名昭著”。他写杭州“楼外楼”的炝虾：“活虾盛于大盘中，上覆大碗，上桌揭碗，虾蹦得满桌，客人捉而食之。”一时满纸活色生香，文字简直生猛如炝虾。

“平常食用，一般都是敲破‘空头’用筷子挖着吃。筷子头一扎下去，吱……红油就冒出来了。”那天课上，随着端午鸭蛋上发出的那声“吱”，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咽了一下口水，有点被馋到了的感觉。我想只有对美食对生活真正专注痴迷的人才会听得到那一种声音，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欢快的生活的原声。

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、杂一点，“南甜北咸东辣西酸”，都去尝尝。对食物如此，对文化也应该如此。那么对生活呢，甜酸苦辣，是否也应用一种豁达恬淡的性情去应对？

以粉丝的身份来上一堂课，带领学生于美文中品尝原味生活，让时光从容一些，让岁月纯真一些，这样的好事我乐此不疲。

成绩单

总第 6186 期

配图

李海波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bb.com.cn

□施群妹

一早刷朋友圈，看到一条微信，说是期中考快到了，想起小时候拿成绩单时的情景。因为分数不好看，就故意让成绩单被风吹走，一路吹到猪舍，纸上沾满了猪粪，看不清分数。父母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看到这里，心里不禁莞然，脑海中闪现儿时上学时的那些趣事。不过，让我觉得好笑的都与哥哥有关。

哥哥大我两岁，上学的年级自然也高两级，但他却很不爱念书，常想出一些怪招来对付作业。那时的语文作业经常是抄词语、抄课文，一遍不够，还几遍几遍地抄。哥哥对这些作业非常厌恶，但不做作业，又挨不过老师的批。于是，就想方设法地偷懒。他找来自行车链条的其中一截，把两支圆珠笔蕊放进两端的孔里。这样，抓着这截链条写字，手虽然不舒服一点，但写出来的字却是上下两排的。抄一遍词语，相当于两遍。他的作业量瞬间就减少一半，他

便有更多时间来玩。

一心想玩，又想爱些歪招，哥哥的成绩自然一塌糊涂，每学期期末的成绩报告单，常常是“大红灯笼高高挂”。每次他也会提心吊胆，常常央求我，不要把成绩单拿出来，因为我自小成绩比较好，他怕两张一对比，更挨父亲的骂。小时候，我是多么不近人情啊，他越说，我越把自己的成绩单高高地举给父亲看，父亲对我自然是表扬一番，但对哥哥就横眉冷对了。

但是有一次，哥哥的老师不知是没有红颜色的笔了，还是为了方便，把所有及格不及格的成绩统统用蓝色笔写。哥哥拿回家，高兴得双脚直跳。他把3改成8，将5也改成8，这样以来，成绩基本上算是优秀了。有几门功课的成绩还高过我的成绩。他警告我，不准告密，否则下次去捉知了就不带我去。看在知了的份上，当父亲表扬哥哥的时候，我就一声不吭。

如此几年下来，哥哥的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。

那时候，成绩不好，还会留级。一留二留，我们两兄妹居然到了同一个班里，变成了同学。哥哥勉强读到初中，就不想再读书了。

现在，期末考试一结束，家长们纷纷向老师询问成绩。一旦成绩出来，老师也会第一时间短信通知家长，有的成绩则是通知网上就可以自行查询。成绩单越来越流于形式，因为都是电脑打印，或者是电子成绩单，像我哥篡改成绩单的行为根本就不会再发生在现在孩子的身上。

那条微信最后又说，父母拿到孩子的成绩单，不管成绩如何，都要给孩子一个拥抱。恭喜孩子度过了又一次考试。

其实，在人生的许多考试中，上学时期的每次成绩只不过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很小一次。我还要说，虽然我哥初中都没有毕业，但是他后来搞了个私营小作坊，生活也是活色生香。每每想到那些趣事，我总觉得其实他的人生更加精彩。

换个角度看世界

□潘玉毅

岳父岳母经营一家小厂，一些复杂的产品生产出来之后需要手工将废料处理掉，名之为“扯”。闲来无事的时候，我也会帮着扯一下产品。每当此时，他们便会说起妻子从前的囧事。当妻子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，间或代管一下机器，她的经典台词是：“真没劲，一边扯，一边生产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！”其实产品的总数再多，也须是有限的，扯一个便少一个。可见，同样一件事情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对事情的评判便会有所差别。

同一座庐山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同一个人同一件事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也是不一样的。鲁迅先生曾说：“一部《红楼梦》，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

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。”因看物看人的角度不同，心态不同，就有了不同的成见和观点。这就好像一团面粉到了厨师的手里，可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形状，也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美食。

我日前看到的一个故事或可作为此理的例证：古时西域有一名皇后，十分笃信佛法，更皈依一位大师，日日礼佛行善，布施积德，她最疼爱的独子却不幸死了。遭逢此事，她痛不欲生，向大师泣诉：她虔诚事佛，为什么慈悲的佛祖无法庇佑她唯一的儿子。大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佛法就像灯笼，当风雨来临时，也许可以遮蔽一阵子，但如果果内的蜡烛自己烧完了，那灯笼又有什么作用呢？”显然，佛法云云，只是托词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：一切的外缘和外力，甚至经典，都只能提供我们暂时的支持而已。要使它发挥作用，都必须依靠自己内心有光。

内心是什么样的，看世界的眼光自然也是什么样的。

生活中有些人事事爱比较，觉得

“别人家的父母”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“别人家的丈夫（妻子）”也好那也好，而自己家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。每个人、每件事情，必有缺点，必有优点，如果放眼看去优点缺点只见其一，要么眼光有问题，要么心态有问题。

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很多人常为一时的困顿，失了许多美好的向往。譬如行路的人看见天险拦路就愁眉苦脸，便很难发现山中的通道；譬如学生做题，一味求解，如果方法用错了，简单的题目也会变得很难。所以死胡同不可钻，凡事换一种思路，说不定就豁然开朗了。

“豁然开朗”这个词，见诸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：“初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”此句与陆游的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异曲同工。山穷了，水尽了，怀疑前方没有路了，但走着走着，在杨柳相依之处忽然发现一座村庄。如果武陵人因为洞口狭小而止步不前，也就看不到后面的“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了。

人生许多事情亦是如此，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换个角度，换种心态，绝境处未尝不能变得“豁然开朗”。

